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光緒三十四年夏月再版

(狡猾童子一冊)

(每本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式勤德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橫浜橋西  
上海模盤街中市

分售處

東京  
奉天  
天津  
開封  
漢口  
濟南  
成都  
廣州  
福州  
長沙  
太原

# 翻必究

# 狡猾童

## 第一章

英地特模亞莽蒼荒野中。有犴室一甚固。故事。凡繫其中者。或潛脫。則必鳴信礎。一日薄暮。天大霧。闇晦不可狀。忽有大聲。震山谷。則斯得弗蓋蘭自獄中出矣。

斯驚而黠。以罪繫。圖逸者。非一日。時時伺隙。不欲漫試。恐有  
犧則縲絏益嚴。至是得間。驟起。顧守者絕跡去。

時遷芻。聞聲。各趨要隘。斯素有脚疾。坌息狂奔。不復他顧。履荆棘。若履席。誠終身遁異域。永不復回英境矣。顧憊甚。欲少憩。隱後臘。信礎聲駭汗如潮。淋漓夾背。下幸走重霧中。覲面。真辨然風鶴。不能無懷懷也。

昧爽入村落。依稀聞人語。怵而蛇行。蓋桎梏雖脫。服尚囚。益用惴惴。行不數武。瞰一室中。有工者服。欲取。若聞履聲。急匿。久之無所見。遂潛取襲焉。

復前行。腹轆轤然。枵甚。冀至市覓食。而地鄉僻。度距市必遠。覩一荷鮮酪至者。乃直前。攘而鯨飲之。苟酪者大號斯益。搘其貌。禁使勿聲。聲則死。乃懼而逸去。其酪器中飲已過半矣。懼禍及。行數里。入林叢中。地僻。冀追者不能至。於一飽之下。倦而藉草臥。旋聞人語。驚寤。大駭。從林隙中窺之。二農者飯於畔。作偶談。一曰。此囚何大膽。一曰。夢植受驚。不淺哉。險被戕矣。一曰。此因意在得酪。烏至殺人。曰。此或其故智耳。且語。且食。未幾。散步相語曰。若我逸者。必擇前矮林中避之。當無。

能知者旋相繼去瀕行時以黑麪包投地

斯懼其爲餌至日落時始取食睡去夜深循籬北覓食晨復  
矇間攫得一破帽儼工人裝矣囊無資窘無爲計見賞格張  
通衢心懼之不敢前然風棲露宿已閱二日覺力不能支計  
惟得一幽僻所暫藏跡

不數武果得一倉場遂入臥夜半覺有人按手肩上驚起欲  
鬪比諦視則一人巾蔽其面之半挾白棓及橐身不修偉髮  
若漆色如青桐然衣短後巍領而促鋒則作尖利之聲曰爾

耶

## 第二章

噫爾胡亦在此此挾棓者言也斯曰施脫勒屯乎爾毋洩洩

則於爾有不利。施曰爲爾隱亦無不可用武。胡爲者時斯方力持施要害也。

斯曰爾言由衷否。施曰脫我有不愾者一任爾。斯曰姑釋汝。施突出火器。若欲發斯暴起。取拋叢棘中。實虛其中者。施特以爲恐嚇。既而見勢不敵。不得已出矢言。

旣而意氣均稍平。蓋二人本莫逆者。施曰不圖汝能出此。曰何爲。曰越獄事誰復不知。債騎且四出矣。斯懼甚。曰我乏資。用若少。得佽助。則天空任鳥飛矣。爾腰橐充盈。盍少分餘潤。曰。旣吝解囊。留汝何用。請亟去。施曰胡不諒我。我亦避厄者。斯曰爾殆復蹈前轍耳。施曰真知我者。然爾所知猶三年前。

之。故我今已成斲輪老手矣。斯忽率爾曰。擅此長技。諒富於財。何亦甘鼠伏且又不肯緩急相濟。何哉。施曰。爾猶未悉顛末。語未竟。疊薪爲臥具。傲然曰。我得睡一小時許。少頃。又曰。待我少息。再與爾金。斯曰。少則不如其已。果諾。我當必有以蘇我。曰。噫爾。前僅欲得代步資耳。果何所見而謂予求不吝。斯聞言愧謝之。

於是皆寂然。顧輾轉不成寐。俄而施起坐曰。爾我各猜忌。胡爲。斯曰。我二人患難相遇。果能各去所疑。豈不甚美。施曰。我甯落井下石者。但我竊自悔。無面目以見家人。斯曰。爾言家人何指。曰。猶憶昔在窗隙中所見麗者乎。斯曰。恐已他適矣。曰。然。曰。然。則爾盍速去。曰。何害。斯曰。彼恐未知爾近狀也。施

曰。然彼猶謂我供職於城。亦未便明。告渠一女頗豔。似其母。斯含糊應之。施強笑曰。我一朝得志。當安受家人供奉也。故擬創一業。爲將來計。若豈能盡知余腹心哉。

斯遽曰。我知之詳。且悉惟我自受室來。僅存一六歲兒矣。施駭曰。噫。余實未知是兒母何往。曰。坐蓐卽逝矣。施曰。余實未聞。若已受室。不然。六載前事。亦當知之。此兒又何在。斯曰。在威勒斯。余母固在彼。施曰。然則若西行。爲此兒耶。曰。我并不計及信足所至。冀脫身危境而已。施曰。若當慎恐。威勒斯將有警吏待焉。

至此。斯自覺失言。乃假飾之曰。往亦非出有心。惟欲離英。必經此施。曰。君必至美。始安果無恙者。爾我盍若。謬。嘶。然我欲。

行事苦乏臂助。斯曰：此恐非我所能任。我惟望脫此危境。施曰：談何容易！君其懲於特模亞事者，亦怯矣。當奮入虎穴，毀此犴室。斯曰：噫！若此則殆矣。

施曰：今請自擇果欲與共者，當以術授爾。世最貴者莫珍石若也。斯曰：我果於此，素未夢見。施欠伸而言曰：我初時亦若處五里霧中，今則目光如炬矣。有心爲此，亦殊易易。至取及售，隨時行事，不能膠柱也。斯曰：聆爾言，知已三折肱。施聞之，軒然眉舞，意得甚。謂前得一寶，未便詳告，但欲售，必先改易之。否則殊難出手。吾知近一闕閨家，其主婦擁珍寶，纍纍特無敢染指於鼎者。

斯曰：何也？曰：彼蓄石百種千名，殊難殫述。有一石，絕巨作金。

色購自李雷池者久藉甚人口曰聞薈此石者爲崑色棠夫  
人然恐非爾力所能及施矍然曰何故斯曰我質言之爾行  
此事恐不稱職施曰若何藐我我倘不能得手者且籍口矣  
斯曰然事亦良險曰險則險矣較賈券則差穩

斯戲詰之曰設有人將爾隱事達之警署尙能若是宴然乎。  
施微笑曰惜已晚斯曰豈君已部署曰然蓋不必自爲之如  
事事必躬行誠屬可懼我言已盡請母多疑斯默忖其言恐  
未可盡信維觀其津津於此石若極滿意知其必有與手者  
於是斯欲危辭恫嚇冀分其肥繼深恐棄誓挾仇又復中止  
良久曰聆若言使我語塞施呼曰故友乎以手入囊冥索久  
之出一物於昏黑中授斯曰若其哂納表患難相顧之情斯

承以手以舌舐之。疑問曰：金錢耶？幸勿誑我。施曰：所奉者乃一金鎊。二先令六辦士也。此爲余力所能及。斯意未足，且疑其僞。擬覓火視之時，施已鼾聲起矣。

斯知非僞，寐起而燃火，旋卽滅然。已見施身畔遺一日記冊，深綠色。於是膝行取之，卽潛出閨。二分時已離倉場，匆匆面西行。至僻所，燃火曬冊。中函三有數銀錢雜以贋物，復有楮裹，發之爛然。一奇石芒作，作不能逼視。頓憶施所謂貴家婦，得自李雷池者，非此石耶？

### 第三章

魯斯痕有雪藍螺湖，清澄滉漾。上有臺翼然臨之，遊者駢坐。據石闌攬景光，相與茶憲。有樂師奏雅音，濶濶移人時。有薛

薦於風廊水榭間者一男子英產也體修偉目爛爛如巖下電英爽之氣溢於眉宇被服楚楚一女子鬢絲下垂橫波明覩俊而媚於端莊中雑流利宛宛能令人生憐愛者

男子趨與之語曰覩芳姿幾疑爲義產女曰余亦度英國爲君染梓矣曰余束髮往澳寓彼者且二十年視井里轉若客居女笑曰君鄉音尙未盡失曰余曩復徙於拔立挨克坐是音益雜返英京未久故舌本猶強耳

女啞然曰余母雖爲西班牙產而父則籍於英不得以操語未純遂謂余非美女曰聆密司言固清亮盈耳曰余久從學於佛蘭西復出遍攬名勝亦甚懷故鄉父云於李羅姆來置數椽雖僅容膝而頗雅潔余頗心懶欲往蓋孤守此間殊形

寂寞耳。曰：卿喜持家政耶？曰：在弱未諳世務，然敝廬朝夕卽亦不得不從事於斯。曰：居果在李羅姆來乎？曰：父言在彼，聞其地頗僻，不知君於何卜宅？曰：蝸舍在查那勞地，名僻與人鮮有道及者。

語次，女俯視碧流，臨風徙倚。忽又曰：查那勞與李羅姆來，其間相去未知遠邇。日一小鳴地耳，脫不棄可時相過。從女輒然曰：風晨月夕，相與繫譚亦里居樂事也。

是時男子心姍姍然，馳思不語。女復進叩其家世，則益知其非泛泛相與者。卽曰：不幸幼抱北堂之痛，往事強半遺忘，惟憶久寄居於威勒忒家，後乃至特納，旋以欲肄業巨校，始歸英倫。女復詢其父，曰：父有異稟，未嘗專一業，而專者固不能。

傲之曰余父夙職出納今亦倦遊相羊枋社耳曰余二人居相近言相洽亦心相融耳

女聞言色頓頰忽舉目曰余父且至殆顧曲來耶蓋此女爲栗娥父卽施脫勒屯也而男子則爲芍甫芍曰余父則性不嗜音聞之輒憇憇言次施至女前女趨與語曰頃芍君言其尊甫性不喜音律施聞之頷首謂芍曰然則若亦得母類是曰否固酷愛之惜未能深解施忽瞠目曰噫我素知一人亦不喜聞樂芍曰爲誰施撚鬚微笑曰匪他一囚耳栗瞿然曰父胡乃識囚施曰我初識時彼未嘗爲此栗曰如此人者當可與絕交施微領之

時芍不解所謂覺施語有譏刺然疑莫能明也況意專注於

栗思慮不復旁及未幾曲終人散荀偕栗往觀禮堂初樂聲雜奏時人語嘈雜車聲鞭影塵爲之匝至是惟湖水一泓澹然如畫荀等彳亍前幽艷之景暢挹襟抱比至堂已曛黑俄冷泠然疾徐揚抑犁然有當則風琴奏於堂中時二人色授魂與不知一往之深雖相對無言情已若穆羽調矣

蓋荀與栗初於末蘭途中偶爾相值繼則偕投逆旅晤言益洽而荀卒未敢一布腹心者情絲繭結不知自何許抽出蓋愈纏綿愈望轉也近堂中寂靜荀與栗攜手出約百武外荀見暮煙四起餘霧猶絢雲際曰此景抑何冷豔荀會意凝視曰誠然

栗迴身曰日昳歸休乎。苟曰姑徐徐竊不自揣欲掬肫以塵清聽亦荷垂許否。曰雅願引耳。苟乃字謂之曰栗娥乎。曰是惡可苟亟謝曰恃愛不暇自檢耳。乃備罄衷曲栗疊生於頰拈袖不言聽未畢兩靨欲展忽若感從中來睫濛濛然似含微潤蓋情感極則悲念生果不自知其所由然也良久栗曰人孰無情余豈欲矯以自持者。苟此時亟欲得一要領聞言轉懲懲曰若所以答我者果如是已乎。曰君欲余何等言者。苟木然視栗不瞬栗亟曰君不知余之心亦不後於君言已苟醺然若以渴吻飲醇醪矣。

第四章

將及寓苟謂栗曰然則訂婚事當以何時進言栗曰或夕時

可。曰。余相機致辭。若幸勿在側。轉致掣肘。栗曰。余常以父素。慎爲慮。幸君勿逆之。否則易決裂。苟曰。彼不諒者。每於兒女。婚事。輒有梗言。尊甫或不至。是栗曰。余終恐見拂耳。

苟居時。詣施室。見施偃於榻幅。覆肩際。躡黃色履。袴白如雪。苟乃前從容與語。及囑婚事。則委婉周至。蓋在苟以既得當於栗。則說施如發蒙。振落耳。栗則以苟淘美。恐父尙有他心。而在施。則果胸有成竹者。當在湖亭時。觀女與苟相愛狀。固已料及此。至是聞苟語。卽曰。荷君不棄息女。惟君不得不自爲計。僕豈一諾哉。君近所處境。幸爲僕道之。苟曰。余究心法學。冀必有成。雖不肖。尙可得於余父。施曰。君亦略有所蓄積否。曰。庇蔭之下。實未嘗敢有私蓄。曰。然則此事甯可草草。

君豈不知有不能自主者在耶。曰、世固有負其權力而梗阻之者。然豈所論於我父。曰、君之朝夕尙不能俯仰而重以內累。忠於君計者必不憊懃之。曰、奈余二人已旦。且甯能蹈食言之咎。曰、雙煙一氣。其初未嘗不可矣。諸皦日曾幾何時。則溝水東西矣。是烏可不慎。曰、余非其人誓不渝白首。施欠伸作倦狀。曰、此老生常談也。總之余不敢聊圖目前。果將來君不至。有家室之累者。則余復何說。曰、綜余所入似尙足支持。且余亦非甘混沒自棄者。曰、其然乎。曰、苟荷垂許。則余當歸白一切。曰、余尙未悉尊甫之名。曰、洛立謀者是。曰、已久耳之。不知爲尊甫也。尊甫果能曲徇君意耶。曰、然。曰、然則此事或可變通。余非重財爲小兒女謀。不得不爾。君其諒之。